

举世无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们都不言放弃;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们总是抱着必胜的信心。在战事间隙,随着新年的到来,他们上演了一场场“迎春晚会”……

红军长征途中筹划“春晚”

最终没能按时上演 指战员在行军中辞旧迎新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已成为除夕夜合家团圆时必备的盛宴。而76年前,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红军为了欢度新春、鼓舞士气,也曾策划了一场“战地春晚”,准备于1935年2月3日除夕时举行,但因征途转战,这场从元旦起就开始精心筹划的“春晚”没能按时上演……

1935年元旦前后,红军在黔北余庆、黄平、翁安一带活动。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红军打了几个胜仗,赢得了一些转机。驻在翁安猴场的中革军委召开了猴场会议,并指示各部队“就地宿营,安排好生活,欢庆元旦”。这是出征以来难得的惬意时光,各部队将节日安排得丰富多彩。驻余庆的1师3团从师里分得25头猪,300多只鸡和鸭;一军团总军部吃了过年的“六碗菜”后,还举行了热热闹闹的同乐会……不过,比起各部队的官兵会餐同乐,随军委行动的干部休养连的元旦晚会就显得更有档次、够品位了。

黎平会议后组成的休养连是支近300人的特殊连队,集合在里面的人有被称为红军“四老”的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一大批文人、学者及高级干部,还有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

这支人才济济的连队,元旦那天,在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的组织下,花几十块钱买了一头猪和一些花生、

瓜子,美美地聚了一餐后,又伴着夜晚的来临,在篝火中举行了一场同乐晚会。

李坚真、王泉媛等一些来自广东、江西的女红军都是即兴编唱山歌的好手。女红军危拱之和李伯钊当时分别被誉为“中国红色文艺的开拓者”和“红色戏剧家”,在苏区时,她们的演出就深受欢迎,李伯钊更是拥有“赤色舞蹈明星”的桂冠。长征前,李伯钊是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危拱之是由八一剧团沿革而来的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四老”虽然不会唱不会跳,但很会“说”,他们所诵的诗、所讲的故事同样吸引人。随总政治部行动的蔡畅也被特邀参加了这场同乐会。

在久久不能消散的欢乐与真挚氛围里,蔡畅提议,何不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为指战员举办一次像模像样的联欢会,欢度新春佳节。她的提议得到了积极响应。春节联欢会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

当时之所以筹划这场晚会,除了文艺人才多集中在休养连外,更为重要的是,进入贵州后,红军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随着遵义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新年联欢会的顺利举行似乎变得更加顺理成章、指日可待。而“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的战略和行动决定传达后,她们更加感到,说不定这场文艺晚会到时还是两军会师的大联欢!

李伯钊和危拱之是筹备晚会的骨干。而她俩的同学、与她们一起创立八一剧团、长征后在政治局做翻译的伍修权,也时常被邀请加入进来一同策划。他们列出了节目单,经典节目肯定是必演的,像苏联舞蹈《水兵舞》、《红色机器舞》、《丰收舞》,话剧《我,红军》、《为谁牺牲》等,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创作一批能反映征程、鼓舞士气的新节目。

北渡乌江的计划开始了。1月24日,先头部队进占土城。土城是黔北重镇,相对富饶,街上有不少前店后厂的酒坊。部队到达后,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后勤供应部门的同志从店主、厂家那儿联系了一批好酒慰问各部队。26日,军委纵队前进70余里,顺利地由宿营地东皇殿大场到达土城时,这个黔北小镇已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由于路途顺利,军委纵队抵达的时间比较早。大家吃过饭围坐在一起,当夜晚的篝火燃起,将人们征途劳顿的面容映红时,休养连指导员李坚真情不自禁地先唱了起来:“滔滔乌江急又深,手拉手来心连心。阶级姐妹团结紧,不怕敌人百万兵。”

歌声刚落,在大家的喝彩声中,“风阳花鼓”唱得特别好又会自编词的危拱之又接着唱起来:“咚咚锵……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接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就好像“春晚”的预演一样,官兵

们越围越多,大家要求李伯钊也表演一个。篝火熊熊中,只见李伯钊大大方方走上场,唱了一首苏联歌曲。一曲唱罢,赢得一片叫好声。叫好的观众中,有毛泽东和几位军委首长。他们今天的情绪也格外好,不但是因为明确了新的战略方向,还因为在向土城进军的途中,毛泽东等人对青杠坡一带的地形产生了兴趣,已构思出一个在此地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追逼的川军部队的设想……

在掌声的鼓励下,李伯钊又跳了一支《水兵舞》。阑珊夜空,篝火映红,大家打着拍子,哼着调儿,沉醉在她轻盈而欢快的舞动中。李伯钊一曲刚跳完,只见徐特立反穿羊皮袄,头戴破毡帽,低着头,慢慢悠悠地上场。

他站在场上并不说话,而是表情认真地将双手伸进羊皮袄里,上一抓、下一挠、左一扭、右一拽,皱紧眉头,捉出个东西,放进嘴里,只听见“嚼嚼”一声,满意地说:“嗯,这个肥。”大家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反复着类似动作说:“李伯钊跳《水兵舞》,徐特立跳《捉虱舞》!”大家先是一愣,才发现他将虱子在人身上令人奇痒难耐的神情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顿时爆笑如雷……

歌声和舞蹈又让大家暂时忘却了危机,在这难得的纵情欢笑。

最后,应大家要求,蔡畅唱起法国革命歌曲《马赛曲》。随着蔡畅的歌声,也不知道是谁带头的,周恩来、张闻

天、伍修权……大家都不由自主地跟着轻声哼起来,逐渐汇成了合唱,合唱凝聚的力量盘旋在土城的上空,雄浑地感染着这个寒冷的冬夜……

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战事的机动常常会比演出更加机动。这个欢快的土城之夜就好像有意将做了十足准备的“春晚”提前上演了。

1月28日,青杠坡之战失利。29日,红军一渡赤水。大年三十,也就是1935年2月3日,渡过赤水河后疲惫不堪的红军再次笼罩在失败的情绪中。

除夕当晚8时许,随中央纵队行动的休养连扶老携幼,在寒风细雨中跋涉了70多里的崎岖山路,从风水桥到达石厢子。这个鸡鸣听三省,处于万山之中、四周岗峦环绕、地势险要的地方,连水都很难找到。到达后的军委纵队只没收了一户姓地主家的东西,匆匆填了肚子,就连夜研究敌情,作出了向云南扎西方向行进的决心。许多红军指战员是在行军途中辞旧迎新的。

精心筹备的“春晚”无法实现了。在当时的困境下,也许谁都忽略了那个遗憾。但或许正是因为有遗憾、有失败,所以,当领略到红军的指挥员们以高超的韬略将无数遗憾炼成得意之笔的风范时,才更能体味出长征途中的欢声笑语、载歌载舞是如此的动人心弦。(据《解放军报》)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炳文 著

小鸡一天天长,胖乎乎、毛茸茸的,像天山上的雪莲,像草原上的白羊,为淇河增添了不少生机。

三爷搬了过来跟韩振淇做伴,他坐在鹅卵石上看小鸡捉虫,看小鸡追逐,脸上时常笑成了一朵花。

一天,他突然发现几只小鸡拉的屎像鸡蛋清一样,还无精打采的。请来兽医一看,说是小鸡染上了白痢疾,这种病传播得很快,病鸡必须马上隔离,不然会全鸡覆没。

天黑了,小鸡入棚了,往日叽叽喳喳乱叫的景象不见了,一只只耷拉着脑袋,慢慢地往鸡棚里挪。疾病染在小鸡的身上,疼在韩世诚父子俩的心上。爷儿俩蹲在鸡棚里,一只只挨个检查,一旦发现问题,马上隔离。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家禽也是这样。尽管韩世诚父子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棚活蹦乱跳的小鸡,还是不到三天就全死完了。韩振淇望着空空的鸡棚,呆呆地站着。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整整三天他都没走出鸡棚一步,没有吃一口东西。韩世诚走进来,给他端来一碗鸡蛋汤,都放凉了,他还没有喝。

韩世诚长叹一声说:“小儿哎,你能有点出息不?这点事儿都容不下,以后的路还长呢,比这大的事还多呢!男子汉得能容天、能容地、能容人才能成大业。你娘在家躺着,几天不吃饭,你在这儿也不吃饭,这日子咱还过不过了?”

韩振淇一句话也没说,他走出鸡棚,来到河边,在鹅卵石上无言地坐着。河水静静地流着,他视而不见;耳边小鸟的鸣叫声,他听而未闻。太阳从他身边悄悄溜走,落在太行山的后面,天上布满了五彩缤纷的晚霞。

三爷来了,走到韩振淇跟前说:“石头,你三奶给你烙了张饼,你瞧,还热腾腾的。”他从怀里掏了出来。

“三爷,我不饿。我就是咋也想不通,它们为啥好好地突然就得病了,几天全死完了?”他像是向三爷请教,又在问自己。

三爷突然想起了小昌的话,往鸡棚那边走去。他在鸡棚旁边认真地找着,从这头找到那头,从那头又找到这头,终于找到一个编织袋,从里面掏出两只死鸡。他气坏了,把鸡摔在地上:“这犊牛,阎王爷白让他披了张人皮!竟然办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他抬头看看河边坐的石头,又走了过来。

看到烙饼还好好地放着,三爷气不打一处来,“你三奶也是瞎操心,来的时候非让我把饼包好揣在怀里,怕凉了。我说,他连爹娘的饭都不吃,能吃你的?爹娘都不心疼,他会心疼你?这不是要饭的打更——瞎操心吗?”

三爷怏怏大数,还在替自己操心,心疼他几天不吃饭,把烙好的饼揣在怀里。韩振淇心里叹了一口气,拿起饼咬了一口,泪水从眼眶中滚了出来。

三爷也哭了,他擦了一把老泪说:“人来到世上要学会肚量。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附近的堡上村出过‘八条驴’,二驴还是个武秀才,当时厉害得没人敢惹,把一条官道劫得路断人稀,最终是啥结局?”

三爷说的这堡上村,在槐树庄西

北,有两里地远。清朝末年时,堡上村有一家弟兄八个,起名叫大驴、二驴、三驴……一直排到八驴,个个都武艺高超,二驴还是个武秀才。他算是因祸得福,考场上玩大刀时一时失手,大刀脱手而出,幸亏他手疾眼快,一脚挑起大刀又接着耍了下去。主考官走了过来,问他玩的哪一路,他说是“举人拾刀”,结果中了秀才。武秀才没有俸禄,他们弟兄几个以劫路为生,祸殃乡里。知县吴大人的小舅子从广东老家来看姐夫,也被二驴劫了。吴知县微服私访,与他小舅子扮演成卖头巾的商人,进村刚吆喝一声,二驴就从家里走了出来。吴大人的小舅子说,“看,他穿的长袍就是我的。”

二驴大模大样地走过来说:“大胆狂徒,敢在我府门前叫卖!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吴大人问:“打,怎样个打法?罚,怎样个罚法?”

“认罚,把你们卖的头巾都留下,给我家的狗戴上;认打……”说着,他捋了捋袖子……

他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夜里,大批官兵到来,堡上村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唯有八驴在外念书,幸免于难。其他弟兄全被捆绑索绑,烧死在楼里。

这几天,犊牛高兴了,天天夜里喝得酩酊大醉,一醉就发酒疯,拿起个石头朝自家大门砸来砸去,吵得街坊邻居都不能安生。他一边砸,一边吹大话:“我怕过谁?你的鸡死了,咋能怨我?我把你的鸡药死了?死了活该!几辈人都欺负我,死了活该!”

满囤妈不理他,小满囤去睡了,砸足砸够了,不听吭声了。满囤妈出来一看,他怀里抱着个石头,坐在地上睡着了。

这半院的动静,那半院听得一清二楚。石头娘说:“老一辈子也没做啥缺德事,家里咋就出了这样一个人?”

韩世诚说:“说这话有啥用!”他又缓和了口气说:“犊牛已经长成弯腰拧劲儿树了,谁有本事把他掰直?生他的

气,不值。”

“你听,他口口声声说咱的鸡死了不能怨他,谁说怨他了?”

“他的话能听?整天就知道喝。唉,他家娘儿们和满囤也跟着遭罪呀。”

“甭说人家了,咱过成啥样了?一步一步都不顺,石头万有一个三长两短……”她哭了。

“年轻人受点儿挫折也是一种财富。人没压力,能会有动力?你就是气死,鸡能活了?你就是给陈老二磕头,他会让晶晶嫁过来?人要想得开。睡吧,天都快亮了。”

韩世诚一家人在痛苦中又打发走了一夜。

天亮了,朝霞映红了半边天。一群群鲫鱼、白条扇动着鱼翼,悠悠而来;滑翔的小虾到了岸边,蹬了蹬腿,扭头走了;一只小螃蟹从石头缝中慢慢地爬出来,吐几个气泡,又钻了进去;一只圆鱼从河水深处缓缓浮了上来……

韩振淇站在水边,童年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时,他常跟着母亲和晶晶妈来河边洗衣服,她俩在上游洗衣服,自己和晶晶在下游玩水,弄一件衣服往河里一扔,再捞上来时里面总有几条小鱼小虾。他俩在河边一人坐一个小池子,把捞的鱼虾放进去。晶晶老是等他去捞衣服时,偷偷地到他的池子里捧些鱼,乐得她抿嘴直笑。秋天,自己常跟晶晶、小昌几个来河边看野鸭戏水,看鸳鸯亲昵,看白鹤高空翱翔;在河边摘野花,逮蚂蚱,掏螃蟹。唉,如今人各一方,他们都在为前途奔波,自己呢?走一步,错一步,步步艰难,干工作干不成,喂鸡喂不成!不喂鸡,还能干啥?喂吧,去哪儿弄钱买鸡苗?就是借来钱,万一再死了,咋办?真是前途渺茫。

“嗨——”,一阵喇叭响后,韩振淇出现在大路上。前两天,他把犊牛用好鸡换死鸡的事告诉了三爷,几家大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暂时不提这事,以后多提防他就是了。现在要是被石头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几家

愿意一块儿掏钱再买鸡苗让石头喂下去,韩振淇又跑到县里买来几本喂养鸡鸭的书。

韩振淇从河边迎了过来,一见面,韩振淇就说:“鸡死的原因找到了,主要是卫生防疫工作没做好,你看,书上写得很清楚,防疫重于治疗。”

这几天,犊牛的喇叭又响起来了。清早一起来,就先开大门,紧接着就拧开喇叭,马金凤的《穆桂英挂帅》就响了起来,“辕门外三声炮……”唱得激昂振奋,他的心里也美滋滋的。为啥?他也当了养殖业专业户,成了“鸭司令”。弄来几百只小鸭没花分文,都是赊的帐,等鸭子长大后只付母鸡钱,公鸡不要钱,多好的事!他算计着,一年后,等鸭子长成了就赶到河里,小满囤和他妈跟着鸭群拾鸭蛋,自己往树底下坐,铁锅往石头上架,煮鸭蛋吃。想吃大的煮大的,想吃小的煮小的。公鸡不要钱,杀后煮煮是上等的小酒菜。

好戏没唱几天,犊牛的门也不开了,喇叭也不唱了,门也上了锁。韩振淇也除了几百只鸡苗,这次,他先给鸭棚消毒,后进鸡,定期预防,鸭子一天天长。说也奇怪,有的鸭子正在吃食,突然就脖子一伸,一蹬腿死了。他买来放大镜仔细检查,发现死鸭子脖子上都勒进肉里一根细丝线。自己的鸭子被勒死了,犊牛的呢?得给他说一说,让他也检查一下。他拍响了犊牛的铁门。(23)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